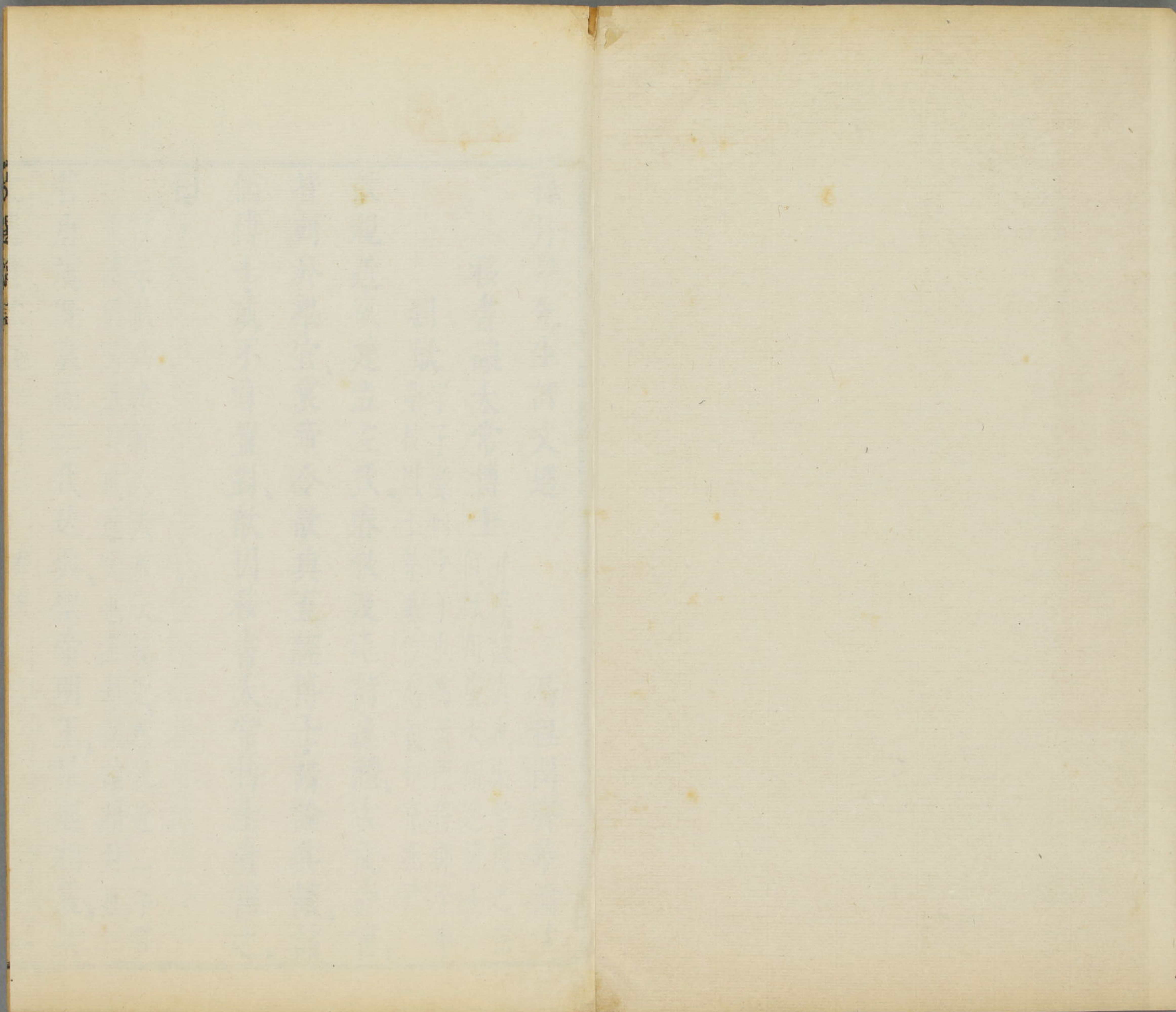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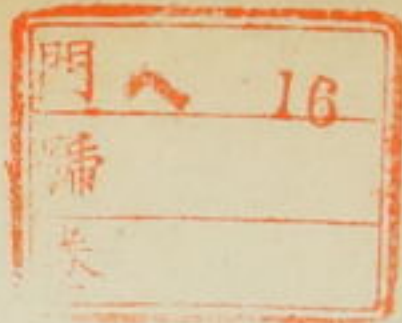


文選滌註

和16  
1199  
9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淪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讓責也太常周之宗伯識用廣大謂之博士

劉歆

字子駿向少子也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曰

註云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然親近二字貫下讀猶云近日也逸失也置對議論相對也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

敘經術廢興明  
白有調理可與  
史漢儒林傳序  
參看

五臣七十下  
有二字卒作  
終

戰國

秦

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  
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  
遭戰國、弃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子之道抑而  
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  
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大義  
詩書禮樂之義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吳起三十八篇，秦時李斯言有藏書百家語者，  
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

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  
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陽。

漢高祖

此視儒林傳序  
較簡挾然事則  
詳贍

惠帝

文帝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  
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  
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  
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  
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  
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  
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  
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

武帝

成帝  
五臣孝成帝  
下有皇字

五臣無而字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

善無傳或傳  
字間編問字  
作脫則下有  
此有二字

五臣無也字

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人間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時通為權制禮儀絳灌周勃封絳侯與灌嬰為二人善注引楚漢春秋曰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已是以絳灌為一人也伏生濟南人秦博士修尚書壁藏之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焉掌故官名也萌芽謂初出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建元武帝年號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

以上述往事以下乃責讓

以處真是千鍾百鍊然却無一浮語俱是本色頭奇險亦未嘗不具愈玩愈妙

蒼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孝武末有得泰誓於壁中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也詔武帝詔也全經未焚書時也恭王景帝子也天漢武帝年號安國孔子孫也三事尚書左傳逸禮也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因考校舊文而博問人間得此諸儒之遺學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漢書作以尚書為俗是此不字應是後人妄增

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綴緝也見破謂立學官破其先師文義也三學劉歆所立者當時學者以尚書有二十八篇今所出尚未備不知本有百篇也以左氏傳別行不為春秋而作

哀帝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

五臣無於字  
五臣視作試  
無為字

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  
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  
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人舊書皆有  
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  
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然孝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

五臣皇作宣  
宣帝却棟於此

五臣寧下有  
與字

余徃日讀此文  
堂私自付謂有  
何佳處而家  
選之至今次讀  
乃見其工妙作  
文俟後知良不  
易言

以包小大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  
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  
二三君子不取也

今聖上謂哀帝也數家之事謂歆所欲立者先  
帝成帝也歐陽字和伯平乘人事伏生春秋有  
梁氏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施雠字長卿沛人  
孟喜亦字長卿東海人從田王孫受易梁丘字  
長翁瑯琊人從京房受易夏侯勝從伏生受尚  
書勝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  
穀梁子名赤

...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  
... 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  
... 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 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落浦值  
... 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  
... 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

北山移文

鍾山在都北周顒字彥倫初隱此山後應詔為山陰令欲却過此山

德璋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得至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人少有美譽仕齊至太子詹事

六朝雖尚雕刻然屬對尚未盡工下字尚未甚險至此篇則無不入髓句必淨字必巧真可謂精絕之甚此唐文兩相鑄辭最工極藻績極精切若精神喚應全在虛字還轉上五臣雲作霄五臣雲作霄

善有作期

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



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  
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  
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  
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  
於好爵

梁簡文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勒移文於山之庭也亭亭高貌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予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為歌二章而去墨子見練絲而泣曰可以黃可以蒼

楊朱見岐路而哭曰可以南可以北以喻顒無一定之志也尚生尚子平也隱居不仕仲氏仲長統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儁俗俗中之儁也東魯顏闔也魯君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謬聽而遺使者罪盍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南郭莊子南郭子綦也言顒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而已竊盜也濫僭也巾幅巾隱者之飾也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  
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歌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  
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鬼散志變

其作嘆

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雨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  
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  
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  
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  
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  
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  
空以空明空也玄玄之又玄也列仙傳曰務

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湯伐桀謀  
於光光曰非吾事也巳而讓天下於光光負石  
沉窾水而匿涓子齊人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  
鳴駒鶴書徵車辟書也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  
偃波書俱招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髮髯鶴頭  
故有其稱艾製荷衣喻衣服鮮潔也懷憤咽愴  
怨怒意帙書衣也倥偬繁偏貌結課考第也張  
趙張敞趙廣漢卓魯卓茂魯恭俱循吏也三輔  
左扶風右馮  
翊并京兆也

使我高霞孤暎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  
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

善戶作石

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峭，慨遊子之我欺。悲  
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  
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

我北山自謂也，摧絕破壞也，寫霧吐霧也，投簪  
棄其朝簪，指二疎言也，二疎棄官歸東海，故曰  
逸海岸，幽人佩蘭，故曰解蘭，弔問也，西山夷齊  
採薇地也，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馳騁宣  
布也，言以去山入仕之情，而宣布於西山東  
臯也，逸議，隱逸之議，素貧素之交，謁告也。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  
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  
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

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軒於谷口，杜妄轡於  
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鳧。或飛柯以折輪，乍  
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促，迫也。下邑，山陰也。浪，鼓也。因秩滿赴京，將過  
此山也。岫幌，山窻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條，木  
枝。穎，草穗。言草木皆怒而擊折其  
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顯也。

長卿自是賦手  
此雖散文然用  
賦之鈺鏡大約  
以造語妙色濃  
味遠愈讀愈不  
厭

五臣額作首  
五臣西棘下  
有捷字

喻巴蜀檄  
檄較也喻使較然知我情也相如  
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發轉漕萬餘  
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大驚恐上聞  
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  
喻告巴蜀人以非上意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  
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  
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  
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  
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棘之長常

雙鈕

五臣惠作志

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逃亡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勞士大夫謂用兵征討也交臂拱手也康居國名番禺南越也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故云引南越蒙天子惠遣太子嬰齊入待宿衛中郎將唐蒙也實服也不然謂不意之變也軍興制

謂起軍法誅將帥也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所點行者也賊殺自相劫奪也

有境處見模寫之精有態處見鍛鍊之密

夫邊郡之士聞風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攝弓，張弓註矢而持之也。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抵誅，拒誅也。當誅者，亡不肯受誅也。無名，無善名也。謚，猶號也。相越，謂與上立功之人相遠也。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

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悔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郡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信使，誠信之使也。漢武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重煩，不欲煩之也。已親見，相如自謂。近縣，近蜀之縣。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

熒

是平鋪体格中  
間一曹一袁短  
長錯出以鼓其  
跌宕之勢机軸  
運用之在有意  
無意之間以迅  
筆掃去翻竟圓  
而不板  
范史於此文微  
有刪定便覺氣  
骨加緊乃知去  
冗亦自是文之  
一訣  
五臣國相作  
相國  
是以有非至所  
擬也范刪  
時人一句祖宗  
二句俱刪

為袁紹檄豫州

琳為紹典文章作此告劉備  
後紹敗歸操操曰卿昔為移  
書但可罪及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謝  
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不之責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  
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  
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  
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未為世鑒及臻呂后季

內兼二句六刪

趙高產錄比曹  
得侯朱虛比衣

五臣顯融作  
融顯

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

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

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先主歸陶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後歸曹操操表  
為左將軍故稱郡國相又稱守者郡守也望夷  
秦宮趙高殺二世於此宮漢呂后臨朝封呂產  
為梁王呂祿為趙王二軍南北軍也太后崩呂  
產呂祿欲作亂朱虛侯劉章與  
絳侯周勃共誅之太宗文帝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

饕餮放蕩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

金輦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闖遺

醜本無懿德獯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

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

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

授以禪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

略輕進易退傷夷折劔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

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

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

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

曹

余讀此概不意  
三四十過矣遠  
看後漢書於表

本初傳見之始  
知其妙大約惟  
在綴語綴語工

故遂竟色濃而  
味腴以細為宏  
以琢為肆

五臣懿作令  
表

五臣師作師  
曹

授以禪師范史  
置虎文句下作  
偏師

善無太守字  
表

曹

曹



天下知名范刑

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

稱重二字范史作天怒

五臣惟作推

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疆翰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阻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

左館小黃門徐璜中常侍與騰同事桓帝饗餐獸名貪婪食人故因以為貪婪者之號操父嵩本夏侯氏子騰乞養之官至太尉以輸賄而得之也贅喻嵩也闕謂騰也幕府謂紹也董卓呼

紹欲廢帝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攻卓裨偏也紹表操為兖州刺史授以偏師欲同匡漢室能輕也劬縮也賊成也操實羊質虎文乃紹獎成其威柄也秦師孟明也數敗於晉穆公不罪終勝晉以報秦亦冀操如孟明也操為兖州邊讓言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徐方徐州也陶謙為徐州刺史操征謙糧少引軍還又與呂布戰於濮陽操軍不利叛人謂呂布也擐貫也無德充土謂舉操為其州刺史也

曹

范史作威初省禁

後會鑿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助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

百寮道路二句  
范史倒置

五臣榜楚作  
楚榜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系梓松柏。尤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明流涕。士民

五臣苛作荷

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方。互設督繳。充蹊坑。奔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

鑿駕天子車。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楊鳳韓暹以天子還洛陽。時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公孫瓚舉兵攻紹。衆悉叛紹歸瓚。局部分也。幼主謂獻帝脅遷。迫脅天子遷徙也。當御謂凡事自理於省禁之中。不令上知也。漢官儀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檄。

三臺五宗高祖至玄孫也楊彪代董卓為司徒  
又代黃琬為司空故云二司時袁術作亂操託  
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  
五毒五刑也母昆謂同母兄弟也操破梁孝王  
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又特置發丘摸金  
之官專任發掘之事晉繳坑奔喻法密也

表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

曹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

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疆寇

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

乘  
范史作託助以  
掩辭

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

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

曹

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

衣

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

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

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

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

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

沃燹炭有何不滅者哉

五臣何不下  
有消字

棟梁喻大臣也時公孫瓚破黃巾威震河北紹  
自擊之操暗與瓚書外稱助紹內欲襲取行人

使人也，操使人自發露也。紹悉軍圍贛，贛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壽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前登謂爭先降也。敖地名，中有大倉，隆車大車，隧猶轍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勇士。時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劉表為荊州刺史，宛葉二縣名，言諸軍畢聚以攻操，虜庭謂操之庭也。熯燒也。熯火飛也。喻破操其勢之易如此也。

又操至血刃范  
曹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

聖朝至展其節  
范剛

五臣持作特  
七百下有人  
字

五臣列作烈  
操又以下至尾  
范剛

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眾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

未

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  
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  
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  
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  
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  
律令、

張揚董卓將、操征呂布、揚將揚醜殺揚以應、揚將  
將駐固殺醜、欲合袁紹、操遣使要擊之、殺固、揮  
與徽同、幡也、旅叛、謂助叛也、建忠將軍  
張繡也、如律令、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肉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琳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幾而  
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  
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  
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  
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

孔璋筆勢勁達  
於書檄自是本  
色此檄鋒銳不  
及豫州篇然議  
論本平安說事  
情明核正得告  
沉論起

善無下字

五臣殊作異

子發檄時也、荀彧字文若、潁川人、操進彧  
為漢侍中、守尚書令、獨稱彧者、以官高也

斥名  
取大帝似過  
從范叔要不足  
以待斧鉞米而  
膏字尤附  
折水險

五臣不拔下  
有也字  
平叙中自寓頓  
性

五臣越作六

五臣無而字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  
以足洿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  
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拒皇威江河可以逃靈誅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  
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  
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  
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為彊矣及  
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敗於  
潢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猖  
獗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師甫下  
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漚之罵言未絕於口  
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  
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齊斧應劭曰齊利也又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出  
師必齋戒入廟受斧濟註曰斧所以整齊軍旅  
故曰齊斧鳥子待哺而食曰穀吠主言不從漢  
也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恃險而終竄也子  
陽公孫述字自立為蜀王據荆門彭峯攻敗之  
史記朝鮮國叛苟彘擊平之呂嘉據南越反帝  
使楊僕征之申胥本伍子胥奔吳後封於申故  
曰申胥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吳  
與諸侯爭長會於潢池越因襲吳吳王濞高帝  
兄仲之子太尉周亞夫也濞敗後與麾下壯士

文選論注

卷二十二

檄

二十

引諸雄為論

善無有字

五臣千作十

千人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給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之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疆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散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起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二袁袁紹袁術也關中諸將張魯馬超楊秋李湛宜成等也丞相曹操也橈大楯也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旅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陵王朴胡賓邑

跨服

五臣陽平作平陽

就事序來即帶  
諭歸順

辨順逆

五臣之屬之  
字作支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  
二方俱定利盡四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  
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  
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  
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  
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  
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  
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  
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此言所以不卽伐吳之故也韓約馬超走涼州  
阻兵爲亂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張魯據漢中  
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  
末力不能征遂寵魯爲鎮民中郎將漢寧操征  
之偏將夏侯淵也於懸首於旌也萬里謂自涼  
州入帝都也氏羌也陽平關名十萬之師謂魯  
衆也魯欲走入巴中操遣人慰諭蓋家屬出降  
巴賁皆地名朴胡杜濩姓名也二方蜀漢也兵  
不鈍鋒謂不挫也鯨鯢大戮  
也彼謂建等此謂魯等也

善上鷺作擊  
無之擊二字

實舉師衆

夫鷺鳥之擊先高攫鷺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  
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  
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熒寔奮席卷自壽



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

攫執也。驚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武王勝紂於牧野。由孟津退師。示之以弱也。此言首不伐吳。而今欲伐之意也。荆棘喻殘賊也。扞衛也。自匈奴南單于而下。俱會伐吳之師。征西將軍以下。又阻巴蜀之援。搃捉也。樓船橫海。皆將軍名。以前諸軍至吳會。共分為五道也。期命。謂權命盡之期也。

招來

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

只引當時事景為明切

五臣都督上有尚字

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見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繆尚。開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奩。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審配。兒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

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擐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五巨燖作煙

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病死劉勳舉眾降封列侯張遼降拜關內侯侯成小吏未知所賞駐固屬袁紹屯射犬操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薛洪穆尚留守自將兵迎戰大破之洪尚降封列侯官度地名操擊袁紹於官度紹將張邈高覽降此云高奐蓋有二名操擊袁尚尚懼遣陰夔及陳琳乞降不許圍益急其將馬延臨陣降眾大潰蘇游袁譚將也譚使守鄴操進軍至洹水而游逆降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納操軍焦觸叛熙熙奔烏丸觸等舉縣同降此以上以納降而誘吳諸將也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上事之謂義、親親之

辨強弱

聲罪

文選論註

卷二十二

檄

二十四

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善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所宜也。

軍在漢中。征張魯也。操自征魯。而令張遼守合肥。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遼募敢從士八百人。持戟先登陷陣。殺二將。權登高冢自守。遼呼權不敢動。守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是小軍猶破敗。豈能當五道兵乎。盛憲字孝章。為吳郡太守。故曰君。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見輔。權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悉斬輔親近。徙置東吳。神靈逋罪。為神靈之逋逃。

罪人也。總言權之形勢。既在必敗。而權之行事。斷不可從。所以去就宜審也。

舉名招來

五臣耽作博

五臣被作受

五臣能作克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

顛沒不亦哀乎

周盛周泰明與盛孝章也遺類謂子孫也魏周榮叔英之子虞仲翔文繡之子堂構世業也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此言能繼父業也顧陸吳之著姓迨迫也兩絕於天言下地無還雲之期也有斧無柯喻利器而無施用也

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鸛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

示歸順二策典畧稱魏武先患頭風臥讀孔璋檄少愈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當即是此檄

五日無以字

戒終迷

五臣如詔作詔如

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躡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滅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鸛鳩小鳥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矣苕草莖也竿計也言未及殺孫權則當計

度大小歸漢背吳亦其次也。係蹄禽獸之絆也。蹠足也。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蹠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膚。害七尺之軀。漢書曰。蝮蓋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大雅所保。既明且哲之詩也。先賢即上伊摯也。朝陽柯荈。即上鳴鳳。鷓鴣也。

鷓鴣

扣 鷓鴣

寶

叢

夔

匍

郤

合

膠

流

鷓

寧

鳩

決

竿

美

諸檄中。以此篇渾厚。得休蓋。茲時蜀已不支。無庸費辭。

檄蜀文

魏令鍾會伐蜀。至漢中。姜維等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鍾會

字士季。潁川人。繇之少子。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平蜀後。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五巨無我字

述魏德起。其我二字下。得致。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

點出蜀

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  
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  
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  
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  
于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  
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  
之要。其敬聽話言。

示招來意

主上謂陳留王奐也。宰輔司馬昭也。征西將軍  
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

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駱谷。合成五道  
也。舜時征有苗。苗逆命。歸修文德。七旬有苗格  
尚書武王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鎮西即鍾會也。此檄蓋託人言。故稱鎮西

舉蜀事  
五臣新作

不甚昭烈景  
有休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  
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  
違。奔同。即異。諸葛孔明仍窺秦川。姜伯約屢出隴  
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  
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  
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

辨強弱

文選論注

折地險  
五巨無也字

括來

已來會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投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明。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

先主當靈帝時，黃巾賊起，討賊有功，領徐州牧。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操，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伯約姜維字也。氏羌天水夷名。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

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處也。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吉氣未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大勝之徵也。秦惠王伐蜀，殺蜀侯，公孫述據蜀。光武使吳漢滅之，九州之險，是非一姓，出左傳。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也。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賊讎，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

引事切

文選論注

卷二十二

檄

二十九

文選論注

五臣作作往

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逸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末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襲孔璋

孫壹江夏太守以衆歸魏以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舉兵反司馬昭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鸯及虎踰城自出歸昭表鸯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唐咨面縛降拜安遠將軍

徵似賦體子雲長揚全倣此

難蜀父老

武帝時相如使蜀多言西南夷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以建之不敢諫乃假蜀父老為辭而已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歲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駟定竿存印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嚮將報至於蜀都者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五臣無略斯榆二句

文選論注

卷二十二

設難

三十



而已。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五臣已作也

六世自高祖至武帝也。湛厚也。汪廣也。濺深也。冉駝笮邛皆蜀郡西部。存謂招慰也。斯榆國名。苞蒲夷種也。羈縻似以繩絆繫也。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所恃謂民也。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

五臣無氏字

五臣作醒

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媵胝無皮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於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啞齷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巴蜀皆椎髻左言今已變易若如所言則是終不變也所言即上疲三郡以下等語也原本也

灑分也澹安也分散其水以安定其災也媵媵理也胝繭也肢股上小毛也齷齷急促之貌

善犯義上有時字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缺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舟車不通人迹罕到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

五臣亟作急

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散不閉、智爽闇昧、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孔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

四面風德謂使能言語之人以德諷諭之也、二方五臣指胡越善指西夷南夷沫若二水名言以此二水為關柵也、牂牁遠郡徼道也、鏤靈山鑿通山道置靈道縣梁孫原謂於孫水之原作

橋梁也、智爽未明也、禔安也、周氏絕業如梯山航海事也

且夫王者固未嘗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

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

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

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亡然喪其所懷來

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

辭退

五臣無之字  
二字  
善無乎字

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梁父減五謂五帝之  
德為減也登三駕三王之上也鶴鵬大鳥敞罔  
驚視貌靡徙移足  
貌遷延却退貌

駭

忙 微 叫 牂 臧 柯 軻 禔 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  
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  
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  
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  
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

亦仍是駭察餘  
韻然却清徹哇  
徑最明白畧舉  
而不極說居然  
有餘味

善數十上有  
不過二字  
五臣十人下  
有而已二字  
五臣其曲上  
有以字

五臣蒼天上有足亂浮雲四字

五臣鯤作鱗

規模自對問未而加以鋪肆辭雖未盡工鍊然機格視解嘲宿戲稍較圓意味固自雋永

五臣記作教  
五臣道之下  
有無字

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薤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孟諸大澤名。

薤械鬣者

### 答客難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舉賢良方正。漢書云。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又云。陳農戰強國之計。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都居也，子大夫稱謂之辭，非謂朔為大夫也。執戟為郎之職也，同胞之徒謂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

總以時立論

五臣能備下

有也字

有形容有承嘆

大好羊度行文

在騷賦論說之間

善廩倉作倉

廩

善流德作德

流

善無威振四夷句平均作平

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

五臣無夫字有方今字

五臣下異字作殊

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非所能備謂不能備知也安知前後言無所用其才也失門戶謂誅戮也掌故事者百石吏也時異事異因時異所以事異也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大

五臣為作以

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鼓鐘四語毛詩小雅文有諸中必形諸外也毛詩曰題彼鵲鷦載飛載鳴言鵲鷦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喻人孳孳修身不懈怠也匆匆喧頌貌傳曰以下皆孫卿子文

此段与上下文似不續不知何相

五臣充作蔽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纒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旒冠前垂者、黻纁以黃、綿為丸、懸冠兩邊當耳、此皆大戴禮孔子辭也、明有所以下、釋其意也、枉而直六語、大戴禮孔子辭

五臣無時雖不用句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

善無漢用字

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打客

五臣聲音下有者字

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猶驢駒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上觀下察、計同忠合、言隱見之理、無不洞悉也、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以禮待之、遂委質、酈食其謂高帝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王、田廣以為然、乃罷歷下戰守之



筵 備管竹管也。蠡蚌蛤也。筵小木枝也。騶騶奚鼠也。豚猪子也。咋齧也。

廷 騶 精 駒 劬

此做容難體而文却勝之氣蒼勁辭精脫安態復橫溢可謂青出于藍

五臣無玄之字

解嘲 并序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丁傳哀帝母丁姬后傅氏二家也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也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

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蘇，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五臣細作織

析分也。儋，荷也。漢制公卿紫綬，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轎，電光辭辯速如電光之閃也。扶疎，四布也。此時雄為郎擢之，乃得給事黃門也。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

善者作昔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

跌，差也。羣鹿，喻當時諸侯。戰國初為十二，後并為七。盛橐，范睢事也。坏，屋後墻。魯欲相顏闔，闔鑿坏而遁。頡頏，奇怪之辭也。取世資，言人世皆資已也。連蹇，往來皆難也。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

善陶作椒

善無是以字

五臣縱作繩

以上文意語勢  
大約與容難同

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鑽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番禺南越王都陶塗。漁陽之北界，尉候俱官名。徽墨鑽鈇皆刑法之名也。倚廬聖室，斬衰之服，居之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言以倚廬而結其心也。縱冠也，纓衣領也，乘四鴈也。

此句取對極工  
五臣存作在

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五股百里奚也，奚亡秦走宛，秦穆公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股皮贖之。燕惠王使騎劫代

八句六排對

五臣立談下有問字

樂毅毅畏誅奔趙魏齊管擊范雎折脅摺齒摺古拉字後入秦代穰侯為相唐舉善相者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噤吟語而笑貌後代范雎為相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誣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

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解縛管仲也釋褐傅說也墨子曰傅說披褐帶索庸築傅巖倚夷門侯嬴也七十說孔子也立談虞卿也呂覽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是枉千乘也當時枉駕恐不止此善註獨引桓公一事耳擁篲鄒衍也方士傳言鄒衍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室隙蹈瑕註謂隙瑕皆過也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履其瑕終無見屈謂賢士用忠故也纂註謂經折挫也兩意俱不明愚謂乘人有瑕隙而已隨進其說如范雎蔡澤等乘間投說也辟罪也策對策也漢有甲科乙科之制甲科為第一下觸聞罷上疏有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

五臣聞之下有也字

五臣高作宗

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門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蠓蚘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

觀雷觀火觀雷聲與火光也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也火光炎炎久亦消滅為灰炭之實也雷火本極盛忽然天收地藏則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鬼瞰其室正惡

其盈滿也攫拏執持權勢之人也默默守道者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彼我易時謂古今人易地而居未知何如正所謂人道不殊也說文曰在壁曰蠓蚘在草曰蜥蜴一類也

五臣無魏字善無者字拉

作揖上面七句一氣下却以兩字句承之敘是險助此乃章法之鍊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者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翁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業舉中國徙之長

韓子立憲篇今有構水鑽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絲禹笑矣此文法從彼來善蕭何下有之字諄作性五臣無有建有字手作謬

五臣瞻作瞻

五臣蘭下有先字

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髀，腰骨也。繳，索刑具也。翁，肩。蹈背，畏懼也。介，間也。抵，側擊也。涇陽，穰侯皆秦王弟，當者當其機會也。頰，鼻莖也。沫，灑面也。言澤貌醜也。時，謂得其時也。輅，謂以木當骨，以輓車也。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願見上言便宜，適逢其適也。叔孫通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蕭何搆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天水郡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蘭生，即完壁事秦昭王，見相如於章臺，故云收功章臺。四皓，東園公、用

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也采榮取榮名也公孫  
弘對策金馬門為第一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  
匈奴至祁連山捕虜甚多史記曰文君亡奔  
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子僮百人錢百萬漢書  
曰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拔劔割肉即懷去大  
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  
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  
反自  
譽  
坏普回 豁格 頌遇

答賓戲

并序

班固

此二道作主張  
詞是理勝造語  
最入幻字鍾句  
鍊極典雅工綉  
之至可謂織文  
重錦第風骨終  
不若解嘲之古  
勁此等机竅更  
有難言應是天  
分有限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  
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  
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  
聊復應焉其辭曰  
無功無勞於時  
不能取富貴也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  
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只覺氣弱

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

五臣經作巨

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起言聖人烈士無不以名為貴也。席不暝，臥不安也。突，竈也。黔，黑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取舍謂進退也。英華，喻帝德也。言浮游於盛美之時也。湛，古沉字。轡，被也。謂被服龍虎之衣也。一云見也。龍虎，喻文章也。首尾，翼鱗以龍喻也。言不能如神龍之舒奮，以遊高遠也。衡門，以草木為門也。根，蒂，謂援助也。繼，竟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五臣突作突



畧取 哨句

善偶作遇會  
作客  
五臣風移俗  
易作移風易  
俗無之法之  
字

公非

正論折得倒

五臣為作而

以龍語作嘆息  
甚頓挫有致

腰鎖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雪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

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眚，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

道寬舒貌，室西南隅謂之奧，東西隅謂之窻，爨小光也，虓鬪猛烈也，颺風之聚，猥者也，風颺電激，謂口辯疾急也，救之救諸侯之危也，焱與燦古字通，火飛也，雪煜光明貌，朽鈍喻不才之人。

擗磨皆自激厲也。言亂世易爲才也。齊圍燕，燕將守聊城，魯仲連約書於矢，射與燕將。燕將得書泣而自殺。又仲連遊趙，時秦伐趙，聞仲連在，爲退軍五十里。趙王以千金爲酬，仲連棄而不受。秦昭王遣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印與魏齊間行，喞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淫蠅，邪音也。從人，合六國以備秦者也。衡人，散六國以佐秦者也。亡命，棄君之命而外遊者也。三術，帝道、王道、霸道，鑽者取必入之義也。據微乘邪，據微倖而乘邪險也。昔目匡也。韓非作說難，以激始皇。書上爲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昭王子子楚，實於趙，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遊秦以奇物玩好，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爲嗣。後立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竟飲鴆而死，近遠也。

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極，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矐所聞而疑所覲，欲從莖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

同源共流，同奉天子之化也。莖，丘如覆也。敦，丘也。汎，泉反出。濫，泉正出也。重淵，海也。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

文選論注

六三轉意

五功 存乎遇

立言 自比

五臣婆娑下 有真字

五德 可慕

五臣無柳字 洞作泉

五臣無七字

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臯繇謨虞箕子訪  
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  
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  
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  
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  
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  
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  
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

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  
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

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

謨虞陳謨於虞也訪周武王訪箕子也高宗夢  
帝賚良弼乃得說於傅巖周文王卜兆遇得太  
公於渭水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齊桓公  
得之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張良遊下邳  
垠上有一老人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垠涯也俟命待天命也高宗謂陸賈曰為我著  
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賈乃祖述存  
亡之徵著十二篇號曰新語董仲舒治春秋下  
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司籍主典籍也分辯  
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譚深也宮中巷謂之壺  
婆娑偃息也亞者次於傅說太公之徒也孔  
子作春秋終於西狩獲麟故云終於西狩

文選論注

卷二十二

設論

四十九

自子雲解難篇  
翠蚌日月等語  
脫胎換骨來

五臣吳作皓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  
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  
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  
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  
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精英曠千載而流光  
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媿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矐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  
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  
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  
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  
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  
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  
爾自娛於斯文

天符天性也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  
通焉謂之天符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言  
神必以榮名錫之也媿欺慢也矐行也時暗未  
顯用時也良註謂處暗君之時也推猶專也和  
秦醫名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桑桑  
弘羊也以心計為侍中走主人自稱也

管 帶 帝 緼 亘 道 虺 哮 虬 庖 雲 聞 煜 育 榻 匿 蠅  
皆 自 整 毛 眡 示 垠 銀 矐 據

彷彿九歌風調  
第太豪太快便  
是鮑明遠李太白  
白欲頭兩自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淪注

秋風辭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

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  
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  
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佳人謂羣臣也棹  
歌引棹而歌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歸去來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去家  
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  
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  
心故名篇曰歸去來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後奚  
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  
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

風格亦太楚騷  
但騷後此約騷  
華此實其妙處  
乃在無一語非  
真境而語却無  
一字不琢鍊總  
之成一種冲泊  
趣味雖不是文  
章當行要可稱  
逸品

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潛為彭澤令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東帶見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歸田園喜亦熙字光明也微者日欲暮也衡宇所居衡門之宇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隱者之居也三輔決錄曰蔣翊舍中有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拙廉逃名不出三徑之名始此毛詩有駕言出遊此云駕言兮焉求出遊之歇後語也疇一井也巾車之幕也帝鄉仙都也耔耘除草也

平淡之極  
昭明最高組繪  
却乃取此等豈  
以其名故邪

毛詩序

卜商

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  
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關雎詩篇，美后妃之德，天下風化，皆從夫婦而起，故曰風之始，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

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善謂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向謂主立詞文雅也。譎諫，不

直諫也。變風變雅，變而為夸麗也。一人謂君也。四始風，大小雅，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自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正始者，正王道之始也。哀，念也。按詩有六義，有四始，而其本皆起於風。風又起於夫婦，故此篇始末皆以關雎為言也。

### 尚書序

孔安國

孔子十一代孫，治尚書，為漢武帝博士，後為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

平、鋪去，正是  
敘，文氣，是  
古，淡一派，第  
裁，無法，頗覺涉  
率

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書謂字畫契，如符信印璽之類，墳高大之稱，故謂言大道也。索求也，求天地萬物之義也。志記也，言書以記之也。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職方，書名，輿地志之類。芟，除草也。夷，平也。凡墳典之書，煩亂錯雜者，則除之。浮豔者，翦截之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  
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  
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  
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  
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  
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  
卷其餘錯亂靡滅弗可復悉悉送上官藏之書府  
以待能者

先人卽孔子也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科斗古  
文字也前漢時尚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  
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  
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  
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  
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也

作傳謂訓解也。覃深也。撫拾也。是時江充誣戾太子厭蠱謂之巫蠱。

會國百巫蠱車騶餘息民不莫以開軒之干... 其辭謂巫蠱車騶餘息民不莫以開軒之干... 其辭謂巫蠱車騶餘息民不莫以開軒之干...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字元凱京兆人爲晉尚書郎遷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異同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條析左氏義例甚詳核行文亦雅淨第稍失之煩瑣終是訓詁流波不失文章家

善王下有也  
字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  
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  
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  
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  
志。仲尼從而明之。

春秋魯史官記事之本名。非孔子始名之也。繫  
者。以下綴上之辭。遠近謂年月也。同異謂事也。  
四時不可偏舉。故錯舉春秋二字也。大竹曰。策  
小竹曰。簡。木版曰。牘。韓宣子名起。晉大夫昭公  
二年適魯。赴告。告於隣國也。崩薨曰。赴。禍福曰。  
告。志。謂記識也。教之所存。名教善惡之義。所存  
也。文之所害。文無褒貶。以示勸戒也。善  
志。善於記識也。修之。謂下文五例也。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  
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  
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  
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  
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

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先經始事，傳在經前也。後經終義，傳在經後也。錯經合異，與經相錯綜為文，以合其異也。例，卽下文五例。舊史遺文，與廣記備言，皆經所不書之事，或有畧而不舉，或有廣記而備言之也。身為國史，言丘明為魯之史官也。將令學者以下，謂因傳而可以得經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

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其者，指左氏而言。發凡以下至通體，說舊發例也。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其稱凡例，非左氏以意說經，實經理之常制，周公之定法，非仲尼作經方有此也。微顯至暢之也，是說新意也。微顯謂經之明者，隱之，闡幽謂經之幽者，明之也。裁成義類，卽微闡之義也。諸稱書而下，承上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變例，卽上七例也。史所不

書謂舊史元來不書正合仲尼之意遂即以爲義不復增改也春秋新意即上成變例與不復增改二項也不言凡者言左氏皆逐事發傳不以凡字起例也經無義例以下言記事無得失褒貶者也國有大事史必書之無義例可稱者也

五臣義起作起義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

善諱辟作避諱

刻桶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日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三體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項也微而顯者辭微而義顯也經曰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歸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蓋叔孫是族僑如是名奉君命逆女則君命爲尊故稱叔孫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爲尊故舍族稱名此起義在彼也經又書曰梁亡及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關也秦滅梁而但書梁亡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以見諸侯有



闕此起義在彼也志記也約言其事以示法制  
謂之志晦隱也推尋其事以知其例謂之晦也  
經曰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  
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  
成事也蓋唐地名二人會則相讓而莫為主會  
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三國以上則一人為主  
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  
不地也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出師與謀  
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謀征伐則書曰及  
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則書曰會故曰與  
謀曰及也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制因此推  
尋可知其例也曲從義訓所謂婉也以示大順  
所謂成章也春秋以諱國惡為禮經曰鄭伯以  
璧假許田傳釋曰為周公祊故也蓋許田是魯  
朝宿邑因創周公別廟祊田是鄭湯沐邑二者  
皆天子所賜鄭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  
祀周公以祊田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然魯  
不宜聽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祊田春秋諱之但

書璧假許田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  
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汗曲也直書所  
謂盡也具文以見譏意所謂不汗也經曰丹桓  
公楹又曰刻桓公楹傳曰皆非禮也又曰天王  
使冢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  
求財又曰齊侯來獻戎捷傳曰諸侯不相遺俘  
此皆直書其事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所謂盡而  
不汗也勸善在懲惡內蓋懲惡所以勸善也求  
名而亡如書齊豹盜是也春秋之例非命卿不  
書名齊豹衛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縶而殺之  
欲求不畏強禦之名而經書曰盜殺衛侯之兄  
縶是求名而亡也欲蓋而章如書三叛人名是  
也經書曰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又曰莒牟夷  
以牟婁及茲來奔又曰邾黑肱以濫來奔三人  
皆非命卿不當書名而春秋故書其名  
名是欲蓋而章也所謂五例是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

五臣此作如

善有作其

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交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錯文見義謂文之異者，義亦異也。今如杜預所言，因魯史舊文等語，則春秋當有事同文異而

無有意義者矣。卦有六爻，一爻變則成一卦，經若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依傳依左氏之傳而斷聖經也。事同文異，本無他義，而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所以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也。已無定見，隨人遷就，故退不能守左氏之傳說也。二傳卽公穀也，左氏所不解者，則就二傳而簡用其合義者，黜去其違異者也。子駿劉歆字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獨左氏不列學官，歆始引傳解經，故曰創通大義。後漢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穎子嚴名容，先儒之內，四家爲長，故舉其議論不同者而參考也。左傳初無分析，經傳異處，不便觀覽，乃逐年分其經文，以其傳各附本年之下，則自杜預始也。諸例不在凡例之內者，譜第世族圖譜也。歷數六十甲子也。釋例釋其別集諸例也。所聚卽相與爲部者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無明文，謂不記孔子之作春秋在何時也。唯孔舒元公羊傳本云：麟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也。則作春秋當在獲麟時矣。說左氏者以自衛反魯，卽修春秋，文成而致麟也。麟本爲王者至，今爲孔子至，故知孔子素王也。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曰：惟王者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於魯，此黜周王魯也。危行，卽黜周王魯也。言遂，卽微文隱義也。此段有四問，一問作春秋於

何時二問素王素臣之說三問黜周王魯  
四問公羊經止獲麟左氏經終孔丘卒也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此答春秋止於獲麟之說也五靈麟鳳龜龍并白虎也麟出衰亂之時是謂虛其應為人所獲是為失其歸孔子因感麟乃作春秋非文成而致麟也既因感而起所以終於獲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

五臣即作則

此答黜周王魯之說也。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也。歷數年月也。周舊周公之舊典也。春秋元年春下書王字，王下書正月是所書王與所用歷也。既書王正月，則非黜周矣。於魯書公，則非王魯矣。引孔子言是正欲與周，非黜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

此答微其文，隱其義之說也。情，聖人憂世之情也。旨遠，意微，因言高辭約而然，非有意於為隱諱也。防，防患也。包，周身之防。言其平時防必周，春秋之作，必知其無患者，若云慮患而復隱諱，則是聖人素無周身之防矣。

善無欲字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非通論以上。答素王素臣之說也。先儒以下。答經終孔丘卒語也。獲麟以前，未嘗作經，故文成致麟之說為妄。先儒謂孔子獲麟後，猶制作不已。至書孔丘卒，皆孔子所修之經，是為誣也。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釋來奔，在西狩獲之後，若猶是孔子所修，則當與庶其等同列而為

四叛人，今左氏稱三叛人，則引經至孔丘卒者為誣矣。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泣涕霑袍，曰：吾道窮矣。故此

駁其說，而以為不取也。其于

其說，而以為不取也。其于

其說，而以為不取也。其于

敷腴則有之然  
未振其華亦未  
經洗鍊以此冠  
三都似有慚色

三都賦序

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之重，時謚

皇甫謐

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受

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晉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五臣拙作貫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曰玄晏先生，玄，靜也，紐，系也。

五臣序詩下  
無曰字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失體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

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連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流宕亡反非一

時也

頓壞也存其所感如雁讒憂國之類也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也上林甘泉兩都二京靈光俱見選賦中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橫上廣成頌以諷諫非方之物所述非其地之所出如長卿上林言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言玉樹青蔥之類祖構謂祖述其意而構為文也宥過也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

吾無氏字五臣已作以

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順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植物之眾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五臣無主字

函夏諸夏也作者左思也分次星之分野也植物土地所生之物也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三

序

二十



六微有風致第  
止粗舉大意於  
情景全未闡發  
頗覺寂寥

思歸引序

古曲名也崇為太僕卿  
有思歸意故有此作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  
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  
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  
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烏魚，  
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  
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  
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

五臣歌作樂

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  
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  
歌辭以述予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  
絲竹也

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  
名弱冠年二十時也後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擅  
去免官肥猶美也河陽縣名志在不朽求長生  
也歎忽也九列太僕卿也琴操思歸者衛女之  
所作欲歸不得心  
悲憂傷而作也  
歎許勿切

余壬申歲讀此文遂稍悟文機蓋只是從旁指說更不細述根由所以便覺其跌宕勁快凡文字最忌煩瑣此六一時偶解

五臣微風之風作颼

善無言遇時也句

### 豪士賦序

時齊王同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機惡之假豪士為名以諷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  
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  
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  
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  
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  
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  
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

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循心為量，言立德也。因物成務，言建功也。域猶力量也。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之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謂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遊童牧豎，躅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若是乎？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周引琴而鼓，徐動宮徵，揮羽角，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就之。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

五臣無者字

識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

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

欠得力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袪服荷戟，

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

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

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自我自恃其才也。相物彼此相形也。神器天下也。任出才表，才不足以勝任也。大期猶大同也。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刃向乘輿，車馬警，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謀反，誅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夜袪服入廟，持戟待上至，欲為

五臣立乎之乎作于

逆發覺伏誅，袪黑也。秦殺楚將項燕，項梁與諸侯引旗誓眾，將滅秦以報父讐。又陳涉俛起，阡陌之中，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以喻臣行君令也。

五臣無者字

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

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眾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

左傳甯殖逐衛獻公，出奔齊，殖卒，子甯喜為政。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言已但守宗廟而已，不與聞國政也。君爽召公也，鞅不悅貌，公旦周公也，召公疑周公有異志，故不悅，此亦戰國時好事者之言也。魏相封高平侯，霍光封博陸侯，師師相師法也。成王嫌吝，謂管叔流言也。漢宣帝見高廟，霍光參乘，上內憚，若芒刺在背，伊生、伊尹也，尹放、太甲于桐，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文子、文種也，為句踐所殺。篤聖云云，謂周公也。大德云云，謂霍

光也。饗貪也。道家指老莊也。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  
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  
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  
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形○乎○上○下○衆○  
心○日○陟○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盼○謂○足○以○夸○世○笑○  
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  
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  
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

五臣無方字

蓋為此也

申宮警守，申整宮備也，畜積也，陟，壞也，瞪，直視也，過已，謂有虛名而才不足也。

夫欲惡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  
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  
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  
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  
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  
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  
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

三莫焉，文法重前，不知士衡何為，有此豈古人不以為疵邪？

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遊子，遊宦之子也。伊人，有功之人也。大欲，即生前高位，死後垂名也。劭，美也。

侈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

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并詔延之作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

此言帝王宴樂之事。鐘石，樂器也。淵流，本源也。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

修詞非不工，第祇是順文鋪去，每事填以數語，全無活潑頓挫之致。唐人諸序，大率祖此。文選文如此兩篇，乃最其排偶，而板拙者，全以屬對為體。已純是四六文字，第句對多，聯對少，或間有單收句，此論起。

五臣無也字

祥也。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以為怪，乃招携至水濱盥洗，遂因水泛觴，曲水之義起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

帝祚 高祖 文帝 儲君 宰輔 天文 地理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畧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

治功 無甚憑據，但以浮詞填塞，殊覺之味

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蘋莖素羹，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

五臣宮作壇

者久矣

函夏諸夏也宸居帝位也宋劉姓漢之後故云宗漢正體太子也晷日景也緯五星也雜選人物殷衆也四隩四夷也暨至也天子樂官上庠國學也國容百官之儀也眡令觀號令也象物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箴戒也有關則戒之也輔車朱軒使者之車也采遺采拾遺闕之事論德論天子之德也賴莖朱草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共穗嘉禾也燧烽火也穹居匈奴也卉服南蠻也徙縣中宇言徙都洛邑也張樂岱郊言將封禪泰山也類祭名

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

時令

五臣前作朕

禮飲

山水

宮殿

五臣極作杆

駕幸五臣旋作放

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澄右梁潮源畧亭臯跨芝屨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嵬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極闕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胤緹綺搖玉鑿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胃星名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青陸東道也皇祇天地后王君也二王見題注邁行也洛飲上巳見前注禁林苑也澄阪也以巖澄爲關以潮源爲梁誇美之言也亭臯野作亭也芝屨芝田也洛陽地名太液池名曾山高山也嵬高也游泳魚龍也翔驟鳥獸也周徼周巡也旌門以

文選論主

卷二十三

序

二八



宴飲

旗為門也。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榼桓，再重。榼桓，行馬也。闕，流也。分席，水分流，各至席坐之。所以流杯也。聯事，供職事也。蒼靈，東方之神。奉塗，衛行也。祕駕，天子駕。胤，引也。緹綺，金吾騎兵。流吹，奏樂也。行所，行在之所也。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  
款芬藉，觴醪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  
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喬殷至，觀聽鶩集。揚袂  
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袷服縟川。故以殷賑外  
區，煥衍都內者矣。

五臣內作會

歡洽

帝暉，天子之光也。軫，停也。委，安也。魚肉曰肴。菜蔬曰款。醪，旨酒也。鐘磬之格，兩頭刻龍以銜。縟，組。又樹以羽毛為幢，皆樂器也。韓子曰：師曠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四奏謂代奏鄭衛也。六莖，顛須樂。龍文，馬也。青翰，舟也。御，泛也。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袷服，盛服也。縟，雜色也。殷賑，富有貌。煥衍，多溢貌。

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帟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  
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  
慨艷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  
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  
者歟。

賦詩  
五臣裝作登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三

序

二九

格調與前篇同而稍較活動撰語亦較隋

泛論

徵古

五臣已作也

選

遽疾也、總駟聚駟馬而待天子行也、載佇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鈞臺夏啓饗諸侯之所在洛陽、鄴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在長安、此歎未得至兩京之所也、鳳闕在長安、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爵園在洛、鄴中銅爵臺有爵園、此言欲收兩京而為宴也、左傳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無虛美也、今詩誦天子之美、亦無所愧也、

杳毳聲吹去堍鬼桓互微叫菽速醪亦靚靜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齊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

臣勅融為序

王融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睿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豫、易豫卦也、有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即易象也、鈞天、天帝樂也、易乾卦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三

序

三十

也此序出遊之意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  
宸天也黃帝問道至於襄城之野體元則大即  
惟天爲大唯堯則之也莊子曰堯見四子邈姑  
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焉適善也夏后啓也兩  
龍馬名乘之遊於璿臺以饗諸侯百官也穆滿  
周穆王名滿乘八駿馬以遊崑崙見西王母與  
宴於瑤池之上此二主固有  
宴饗然不與天下共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  
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萃之珍旣徙延喜之玉  
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  
息大垓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  
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

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  
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  
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  
廢寢具畧忘餐念重負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  
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乘靈圖而莽泰涉孟門其  
何險

齊大祖高皇帝姓蕭諱道成受宋禪貳宮即帝  
館錫於貳室之意言接見賢人之宮也太室明  
堂中央室即使主祭之意也故總承云幽明獻  
期也雷風通饗謂陰陽和也舜時西王母獻昭  
華之玉天錫禹玄圭刻曰延喜之玉武王克殷  
至鹿丘而歎湯遷九鼎於亳至大垓而有慙德

儲君

宗室

宰輔

皆以臣伐君故也。今齊受宋命，則無此矣。帝猷王表，謂直接五帝三王也。毛詩曰：駿發爾私，又曰：長發其祥。又曰：天保定爾，今齊與之等也。皇帝世祖武帝也。下武詩篇，謂嗣文王也。雲漢喻文也。日月喻明也。神理神道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御奔謂駕御奔馬也。秋駕法駕也。靈圖天子位也。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為險矣。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夔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躐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

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朱弗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儲后太子也。斧藻謂修飾也。漢書成帝紀：上常召太子出龍樓門，文王為太子，朝於王季，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胄公卿之子也。太子入學，以年為次，故曰齒胄。一人天子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昌姬文王也。元宰宰相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色為中，故云中鉉。三公象也。周南周公也。周公與召公分陝而治，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思召公也。克施君陳克施有政也。珪璋喻賢才也。朱弗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臣皆親密於君也。四語皆詩詞。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

治功

善貢作時

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茂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屏、耆年闕市井之遊、稚

此已是宋表對法

### 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夷、

禮記諸侯自稱曰某土之守臣、在邊境曰某屏、故云守屏、公孫述僭位、蜀人任永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照鏡曰、時清目明、洗耳巢由也、蜀嚴君平常病不仕、沉冥而死、適軸病也、出毛詩考槃篇、言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外府州郡也、署行、書其行事、議年次其年紀也、漢詔有懿稱明德者、詣丞相府、署行議年、日夕中甸、言其多也、翰注謂考吏行殿最、議年穀豐儉者非也、協律樂官、總章禮官、崇文觀名、成均國學也、挈壺掌刻漏之官、靈臺觀象之所也、書笏記事於笏也、珥執也、彤赤管之筆也、漢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故稱仙室、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帷曰、刺史當遠視聽、何反自掩蔽、命褰去其帷、朱博為瑯邪太守、俗多衣長不中節、皆斷之、令去地三寸、以便事、空履穿履也、影搖輕便也、隼鷲鳥射之、喻除凶人也、堯時大風為害、使羿繳之

歸化

五臣幹作翰  
齊之幅帽不能  
有天下之半而  
如此浮誇舉筆  
能無慚赧

青丘之澤。大風。風伯。隧道也。讒莠。言讒人如苗  
之莠也。桴鼓。柄。砥平也。言彌盜也。圓扉。獄也。罪  
人少。故養草也。史記曰。文帝時。百姓安。年六七  
十翁未嘗至市井遊。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  
車之樂。年七歲。有竹馬之歡。宮鄰近  
郊地也。憬遠也。言遠近皆泰平也。  
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髻首貫胸之  
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罽之琛。奇幹善芳  
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  
仞郊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  
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  
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匈奴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故為侮食。古本  
作晦食。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人各半體。即離  
身也。反踵之國。其人南迹北向也。髻首。三苗也。  
貫胸。其人胸有竅也。文鉞。碧罽。皆遠方寶。奇幹  
北狄也。善芳。鳥名。周成王時。貢奇幹善芳。頭若  
雄鷄。佩之。令人不昧。周時。卜廬國獻純牛。山牛  
也。渠。搜。獻。鼬。犬。即露犬也。能飛。食虎豹。乘黃。似  
狐。背有兩角。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若馬。鋸  
齒。食虎豹。周官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譯。傳。四  
夷之語者。尉候。俱官名。鞮鞻。車聲。埋車。卷旆。言  
不用武也。戎有五種。不距  
不逆命也。辭軒。去兵車也。

祥瑞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  
枝植。歷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  
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

五臣石作號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三

序

三四

封禪

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天瑞甘露也。地符慶雲也。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器車瑞車也。宋均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常生不死。朱英，朱草也。黃帝時有屈軼出於階，佞人入，則屈而指之。歷草，莫莢也。風揚和風也。月至，月行不失度也。三五，三王五帝也。古封禪太山者七十二君，故云八九。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

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

林。

時令

林園

青鳥，春官也。司開，主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上巳，禊飲見顏延之曲水序。周禮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同，陰律也。秋冬肅急，故云去肅。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築園亦號芳林。

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

乎姚澤。膺膺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

猶福，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

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

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

薄，秩秩斯于。曲拂遄迴，潺湲徑復。新萍汎沚，華桐

宮殿

景物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三

序

三五

五巨絲作錦

發岫雜天采，干柔萋亂嬰。聲於綿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

福地與區美言之也。丹陵堯所生處，若水顓頊所生處也。舜姓姚，漁於雷澤，故云姚澤。殷殷盛也。毛詩曰：周原膺膺，言美也。豐邑漢高帝故里。譙里魏武帝故里也。中和陰陽之中也。景日也。緯星也。揆日星以正東西之位也。榮屋翼也。鏡照也。綺疏窓也。飾虹文於窓也。斯干澗水也。小洲曰汜。天采桃花也。柔萋初生木葉也。嬰鳥聲。詩曰：綿蠻黃鳥，故曰綿羽。禁軒天子車也。在旁日帷在上曰幕。緹丹黃色也。帟平帳。幄中坐上承塵也。宿宵言預設也。

善戒作式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殳，展軫效駕。徐鑿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旂齊軌。建旗拂蜺

上

五巨羅作離

善邊作遺

揚葭振木，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瑤之飾。絕景追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

宿列宿也。滅宿澄霞。天曉無雲也。戒道清路也。善作式。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軫效駕。展軫謂具視也。效命也。鑿鈴也。明曉也。七萃七輿大夫之類。萃聚也。九旂天子從車也。拂蜺言高也。葭簫管屬。魚甲以鮫皮為甲也。胄兜鍪飾以貝珠也。重英綵畫之矛也。曲瑤車蓋玉也。絕景追風良馬名。孫子兵法曰：長陣為甄。駟駿馬也。函列行列也。轟轟隱隱衆車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羌歎辭。計數也。

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停。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三

序

三六



流觴

樂舞

五臣正作清

歡洽

賦詩

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葆侑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名鳴鳥  
 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乘於王子，傳妙靡於  
 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  
 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  
 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罕：獵車名，兵法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葆所以障舞人者，以羣羽為之，金匏，樂器也，戚，斧也，翹，舞名，籥，亦樂器，禮記曰：仲春擊土鼓，歌邠詩，以迎暑，故云動邠詩，山海經曰：弇州之山，有五采

之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黃帝樂官，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鍾之音，參差，籥也，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狀如黃雲，丹文，六足，四翼，是識歌舞，實惟帝江，妙靡，言其美也，景大也，凱，歡也，詩曰：魚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水，藻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桑榆，言日將盡也，草露，喻君恩也。

容

沓 汎 漚 科 隼 筍 繳 酌 鬢 查 膺 武 帟 亦 瑤 瓜

揆年順去首尾  
楷摹寫數語猶  
稍似其中間  
遇某事其官輒  
復標以套語不  
必與人相當但  
取官及事相合  
頗似編就華語  
一例填湊碑狀  
文集序柴用此  
體千篇一律直  
至唐未嘗然此  
柳州猶間沿此  
格惟昌黎乃盡  
吐弃不用耳  
善字為

王文憲集序

齊尚書令王儉也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  
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  
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  
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  
焉

琅邪王氏其先出自周王子晉六世者王祥弟  
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至宋王僧綽  
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天道運行世祚長遠如  
天運不絕也魏徐州刺史呂虔有刀工相之為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三

序

三八

善無典字庶  
字

總文學禮名

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量，故以相與。及祥死，以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離。翦王離王翦也，離又為翦之孫，俱為秦將，行殺伐事。書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故云止殺。漢書曰：王吉為諫議大夫，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吉婦取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有助，謂六世名德也。

善異作以  
善無工字函  
作成

風流標勝四字  
却是道實

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

庶幾即顏子殆庶幾也。韓伯康曰：顏子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云得二。漢

相蕭何、昂宿之精、垂芒、謂發秀也、德精、德星之精也、論語撰考、識曰、顏回角額、類月形、淵水也、月、水精、故云淵角、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山在中、鼻高異相也、衢術、皆道也、金版玉匱、太公之文、海上、荀爽隱海著書百篇也、各山、太史公所云藏之名山也、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為此書、離堅合異、公孫龍辨說也、總制以下、數語、言其難測、檢鏡四語、贊其獨擅也、自函洛至大備、茲日、序其備一代之禮樂也、函、函關、洛、洛陽、謂西晉喪亂也、賀、賀循、明三禮、蔡、蔡謨、俱晉中興、儒宗、危、老也、秀、白也、北面、執弟子禮也、人宗、為人所尊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云資敬、人之尊敬如君父也、弘、獎、風流、勸勵風俗也、標、高也、增益、高勝之道也、

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

想早慧

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會之中經、

善發作廢

刑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

叔父王僧虔也、伯禽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之、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見橋高而仰、梓卑而俯、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食、抱持涕泣、亦不肯飲食、宗親異之、黃琬七歲失父、祖瓊育之、時日食、瓊以狀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對、琬在傍曰、何不云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對、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對、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太宗卽明帝也、

儉尚陽羨公主、荀勗字公曾、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李充字弘度、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儉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言其依劉歆七畧而爲之也、

善無盡字

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

善云作曰

善清公作公清

善慤作慤

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慤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宋書袁粲字景修順帝時為司徒毛玠魏時為尚書僕射典選李重晉時為吏部郎識會猶識鑒也慤侯即儉父也為侍中遇害故云始終之職

善既作初

補大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

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

聖武齊高帝蕭道成也為宋太尉儉為右長史宸居天子宮列宿帝座星指齊祖也王佐指儉也時道成為相國齊公受宋禪稱太祖高皇帝漢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營郤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故云分司晉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故云兼掌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

善鎮軍之軍  
作國

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宮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

表解選上表請解吏部選事也。丹陽帝都也。六輔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五方四方并帝都也。楚謂遠也。夏謂近也。後漢許荆兄子世殺人其讐操兵將殺世荆跪曰願殺我以代

世死讐者曰許掾郡中稱賢何敢相侵遂解劍去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訟田延壽自悔責閉閣不出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溫嶠字太真為丹陽尹後平蘇峻之亂故云功銘鼎彝劉恢字真長亦為丹陽尹性重老莊故曰德標素尚臭味風雲謂儉與溫劉意氣相合也弔祭即弔祭溫劉二尹也

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

善復官作復  
以本官

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會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復官根表求解職來。魏裴潛為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畱挂於官第。凡用物皆呼為服。故云挂服。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畱以付郡。謂所產故也。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徵詣都。

百姓號哭。遮使車。臥轍中。乞畱一年。乃戒其乳婦。弃其孩子。侯君去。必不能全也。後子胥怨。卽成湯事。此四語。本解丹陽尹來。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金喻堅也。蘭喻香也。此四語。本領太子少傳來。前號衛將軍也。大典卽儀同三司。選任尚書令也。晉和嶠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後勗遷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曰。奪我鳳凰池。長輿嶠字也。公會勗字也。言昔不任才。故有專車而坐。或怨遷奪。今儉德稱其位。故無此也。側階。下階也。田光見燕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言禮賢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曰。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式。法也。法此事而為帝典也。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



善功作工故  
下有以字

善無為字

不相功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  
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  
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斑劍  
為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

皇朝天子也儲太子也鉉三公也秦五殺大夫  
死春者不相杵鄭子產卒婦人哭於機悲纏謂  
纏繞于心也教義猶云名教也舟航喻濟人也  
子產卒孔子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漢書贊曰劉  
向古之益友羽葆斑劍俱葬儀班劍以虎皮飾  
劍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名能曰憲

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  
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俱未入鍊境

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最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  
之期

布素猶寒素也造次言無時不然也註以布素  
為貧素之人造次急遽也出財以賑其急遽非  
也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姬周姓姜齊姓也  
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言遠女謁而重賢士也  
風流風雅之流氣類同氣之類也單門猶寒門  
也鍾會集言程盛丹青之鳳青冥之龍則丹青  
青冥以龍鳳言也翰注  
謂丹青天也青冥雲也

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後者不矜其多處薄者  
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

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畧。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說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

銓所以稱物也。窮涯盈量。謂人皆足其願也。東觀漢記。張酺拜大尉。章帝謂曹褒。案漢舊儀。制漢儀。酺以褒制。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爭之。晉太尉荀顗。受勅制禮。太康初。尚書

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淵旨。謂儉也。言皆不及儉之可法也。理積。謂義理畜於中也。事感。謂往事閱之多也。不以廉物。謂施之於物。則不廉也。

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世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

理擅民宗。政理獨為人所宗也。懸遠也。遠得之於天。不必相謀而自成於心也。主者百數。言掌文案之人。深文云云。正指此等人也。筆削遷易不定也。輕重妄有加減也。

善面作盼

盼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縉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盼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

五臣無思字

善如千上有如千帙三字

善無之字

遺文。永貽世範。為如千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莊子曰。伯夷死。名於西山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言蒙其譽者。辱可轉而為榮也。戰國策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踰於周寶。謂不同於周之鼠也。禮闈尚書省門也。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遇之則為勝也。

郤

合



